

何常在◎著

武动苍穹^①

与妖战，与魔斗，与仙争，
一剑在手，谁与争锋！



踏破十洲三山，
问鼎终极强者！

包罗万象
惊世法宝
神兽逆天
四海龙王

神秘铜镜引领少年探寻身世之谜，
热血征程从此开始！

知名作家何常在开启首部奇幻巨作



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

何常在◎著

武动苍穹¹



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武动苍穹 . 1 / 何常在著 . — 长春 : 吉林出版集团
有限责任公司, 2014.10
ISBN 978-7-5534-5549-5

I . ①武… II . ①何… III 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 . ①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4) 第 205972 号

武动苍穹 . 1

著 者 何常在
责任编辑 顾学云 奚春玲
封面设计 书舟设计
开 本 710mm × 1000mm 1/16
印 张 15
版 次 2014 年 12 月第 1 版
印 次 2014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出 版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
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椿树园 15-18 号底商 A222
邮编 : 100052
电 话 总编办 : 010-63109269
发行部 : 010-51582241
印 刷 北京天宇万达印刷有限公司

ISBN 978-7-5534-5549-5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定价 25.00 元
举报电话 : 010-63109269



目录

01 雕蛇斗 / 001

少年顺着百灵的目光望去，不远处，一雕一蛇正缠斗在一起。这雕生得异常高大，双翅展开足有三米，嘴似刀，爪如钩，目如电，周身羽毛光洁，月光一照竟熠熠生辉。最奇的是，它的一对巨翅竟然全是金色的，通体金黄，浑如黄金打造一般。

02 三元宫 / 031

这号称天下三大道观之一的三元宫在张翼轸看来果然气势非凡，主殿三元殿五间开面，单檐山脊顶，雕梁画栋，端的是宏伟壮观。另有凤翼楼和烟霞殿也是光影琉璃，恢宏大气。

03 英雄救美 / 073

铜镜摇晃之间，忽然大亮的一面迎上了阳光，闪亮之间，无巧不巧一道光线被铜镜反射到戴婵儿额头之上。光线一照，戴婵儿额头之上股黑烟忽地被光线击散，消散于无形。只听戴婵儿一声轻呼，竟缓慢地睁开了双眼。

04 华山论道，语惊四座 / 111

尽管张翼轸小声说出，但却犹如雷震，让这些向来接受正统道门教学的道士一时如闻雷声。自古虽有正邪势不相立之教诲，但正与邪的对立，是仙与魔的对立，或是修道之士与妖怪一类的对立，然则这位少年开口娓娓道来，第一句话便是为那无知无觉的木石打抱不平！

05 东海龙女倾颖 / 135

电光闪现间，张翼轸自知躲不过，只好闭目等死，须臾间却感觉那股如滔天巨浪般的力量触及身体之后并未寸进，瞬间消融得一干二净。急忙睁眼一看，眼前的倾颖已经收剑而立，脸上似喜还悲，说不出来的楚楚可怜，让人心生怜惜。

06 魍魉现世 / 157

张翼轸自是读过有关魍魉的记载。这魍魉为水生之鬼，形状淡如影子，相貌如三岁小儿，喜好生吃人肝。但魍魉神智恍惚，并不如眼前的童子一般竟会以诡计和夺魄之音迷惑人。这童子长相倒是颇如书中所记载，但形貌却有七八岁！

07 奇怪的鸟笼 / 183

张翼轸便提起鸟笼，就想打开笼子放鸟。不料一看之下才赫然发现，这鸟笼自上而下竟是没有开门之处，整个鸟笼竟无一处缝隙，浑然天成，犹如一体编织而成。若是一体编织而成一只鸟笼倒也不算稀奇，只是通体无开口之处的鸟笼，这其中的鸟儿又是如何放到里面的？

08 画中人是妖是仙 / 207

过了片刻，张翼轸收回龙息。手刚一收回，画卷之上青光大盛，眨眼间画面之上手提竹篮的女子已消失不见。众人只觉眼前一花，那女子已经笑盈盈怯生生活灵活活现在站立在众人面前！



01 雕蛇斗

少年顺着百灵的目光望去，不远处，一雕一蛇正缠斗在一起。这雕生得异常高大，双翅展开足有三米，嘴似刀，爪如钩，目如电，周身羽毛光洁，月光一照竟熠熠生辉。最奇的是，它的一对巨翅竟然全是金色的，通体金黄，浑如黄金打造一般。



仙家缥缈不可期

“你说大就是大，你说小就是小吗？这仙家之术的妙用，岂是你这肉眼凡胎的凡间小子所能窥测一二的呢？”

“是，是，是！小子也是生性愚笨，听道长讲述仙家妙术之妙用，一时心痒难止，难免出口有误，还请道长恕罪则个。”

“罢了，罢了。也是道长我与你小子有缘，否则他人岂有福分听道长我金口玉言谈玄说妙？这仙家之术，上天入地，化大为小，移山填海，转化四时，自然是无所不能。你却只听得道长我在蚁穴中迷路，三天三夜方得出来，就脸露疑色，怀疑道长我话中有假，真真是气杀我也！蚁穴看似小如针眼，实则一脚踏入，里面也是洞天福地，非亲身经历者不可体会。老子说过，其大无外，其小无内，你小子可知何谓大何谓小吗？哼，哼，谅你也不知……”

一脸惶恐的少年低眉顺眼，弯腰拱礼，向端坐在眼前的道长拱手致礼。少年生得面白眼亮，相貌堂堂，十五六岁年纪，身着长衫，头束方巾，脚蹬布鞋，端的是举止文雅的书生打扮。但明眼人细细一看，可以看到这少年一脸的肃穆和恭敬之下，眼睛中却闪过一丝狡黠的目光。

这道士，破旧的道袍上打了无数个补丁，头发乱作一团，歪歪地插着一个黑乎乎的发簪，背后背着一个脏得看不清颜色的包裹，右手还拿着一根三尺长的棍子。再细看，道士生得阔脸大耳，浓眉大眼，身形魁梧，一眼望去倒也不失为伟岸英姿，只可惜偏偏生就了一个大红的酒糟鼻，浑似一幅风景秀丽的山水画，突兀地在最显眼处破了一个大洞，恁地让人感到好笑和心生惋惜。

少年察言观色，已然明了眼前这位自称是委羽山三元宫高人的灵空道长，恐怕未必如他所言：他本是神仙中人，化身乞丐游历人间，点化有缘之人，结交有识之士。看他一脸饥色，想来也是久未进食，早就饥肠辘辘了。不过他所言神仙之事，听来倒也颇让人心生向往。先前灵空所言，他不日前路过灵江，在江边失足跌入一处蚁穴，竟然在里面游历了三日有余，最后施展道家无上缩地成寸大法，方得出来。

这让在山间林中长大的少年颇难相信，莫说蚁穴，就是蛇洞也大不过人脚，怎能在里面走上三天三夜呢？

这灵空，也恁地胡说一通。

尽管腹诽一番，少年对于他来临海城读书和贩卖山货时偶遇的道长还是格外恭敬的。少年拱手完毕，方才说道：“道长，小子姓张，名翼轸，家住临海城外二十里的括苍山，今日得遇道长，三生有幸。我家山村名为太平村，十几年来一向太平无事，近日却不得太平，村中里正忽然得了失心病！这病也来得奇怪，白日平安无事，一到晚上就疯疯癫癫胡言乱语，甚至出手伤人。里正生得矮小，但一旦疯癫起来力大无比，寻常三四壮汉都捉他不住。听村里老人讲，恐是山魅作祟，附身害人。今日让我得遇道长，如能请得道长亲自到村中降妖伏怪，实则是全村父老之大幸。不知道长肯否屈就前往太平村……”

灵空道长听张翼轸开口请他降妖捉鬼，顿时打了一个寒战，急急摇头，说道：“道长我身为神仙中人，不理尘世之事，降妖伏怪这些小事，自然有云游道士路过出手相助。天有天条，凡有凡规，神仙不可插手凡间之事，否则必遭天谴。小子，也就是你，否则寻常人等只怕刚一开口求道长我出手降妖，就已经被道长我施展无上妙法禁口三日以做惩罚。先饶你一次，此事万万不可再提。”

张翼轸心下猜疑，灵空道长自称神仙，却不降妖伏怪，还声称不理人间之事，这神仙也做得太没有人情味儿了。既然不在人间除恶扬善，神仙下凡又有何用？灵空道长算哪门子神仙？思忖一番，他便对这个其貌不扬的道长颇有微词，当下便问：“敢问道长，既然神仙下凡不理人间事，为何不在天上享清福，来这世间做什么？莫非前来寻欢作乐不成？”

灵空斜着眼睛看着张翼轸，酒糟鼻耸动几下，又四下张望一番，低声道：“天机不可泄露！小子，若非道长我看你资质非凡，岂可向你传授天道！天之道，不争而善胜。为善者善心与天道感应道交，故上天降恩布泽，令为善者富贵长命。更有一类人，非但有大善之心，更有向道求仙之志，上天怜悯，不欲令此类人在凡间迷失，故令我等下凡点化，传授天机。天机不可泄露，是指对不该传之人而传，为泄天道。若遇该传之人而不传，则为闭天道。泄天道和闭天道同样会受天谴，我来人间只为度化一人，这个人……就应在你身上。”

少年自幼生长在山间林中，虽然常被村中乡亲夸奖机灵过人聪慧非常，也自知





他上山打猎上树捉鸟下水捕鱼，说不上是无所不能，也多少算得上一方远近闻名的能人，但他还是有自知之明的。假若灵空说他日后能够高中状元还有几分可信，但说他得道成仙，对于一向生性顽劣的他来讲，还不如到山中猎取一只五彩斑斓的山鸡来得实惠。

少年不免暗暗好笑：这灵空其貌不扬还罢了，信口开河起来倒也真敢大话连篇。

他微微一笑，说道：“道长，这仙家一说毕竟虚无缥缈，何况小子我本来就是肉眼凡胎，难入道长法眼，所以还请道长别误了大事，快快去寻找该传之人吧。小子还要回家砍柴、做饭，侍奉爹娘大人。眼下时候不早了，我也放学多时，这就回家，道长，后会有期……”

少年一拱手，转身要走，衣服却被灵空拉住了。灵空满脸堆笑，神态亲热无比，改口说道：“小哥慢走……你现在不信我倒也无妨，但相见即是有缘，我若不传授你天道便是失职，凡间得遇有缘人四十年为一纪，莫非你忍心让我再在人间流落四十年，日日受风餐露宿之苦？小哥……”

灵空边说边将手中的棍子一把递到少年手中，又从身后取下包裹，在里面翻看半天，方才取出一本蓝底白字的书，又强行塞到少年手中，神色凛然道：“此棍名为仙人指路，一棍在手，便是那刀山火海也能去得，就算是凶鬼夜叉也退避三舍，端的是个神兵利器。这本书实为天书，一书在手，便是名列仙班，不出十几年，待你凡间尘缘已尽，便可待诏洞天。吉日一到，天乐齐鸣天马行空天女散花，白日飞升天庭，拜见王母和玉帝后，就是那与天地同寿与日月同辉的快乐神仙了。”

少年心中后悔放学后没有及时回家，只想贪玩片刻，不料在街角遇到了灵空，竟被他拖住胡讲胡编一通，现在又死死拉住衣服不放，还没完没了地说一些虚无缥缈的神仙之事。少年心中暗急，眼看天色不早，二十里山路赶回去，非得半夜不可。

想了一想，少年忽然一笑，收起棍子放好书本，笑眯眯地问：“好，我全部收下。敢问道长，一共多少钱？”

空灵一听喜出望外，心道这少年倒也有眼色，张口就想说三两银子，但见少年笑容中透露着古怪，而且看他穿衣打扮，虽然不是穷苦人家孩子，但一个十五六岁的少年身上怎会有三两银子？随即正色道：“这仙人指路和天书是无价之宝，岂可以凡间黄白之物论之？不过嘛，既然你有些心意，道长我也就勉为其难接受你的布施吧，一两银子！”

少年暗笑这灵空也真敢狮子大开口，一根棍子、一本书竟敢要一两银子！一文铜钱还差不多！少年羞愧地一笑，说：“不瞒道长，小子身上实在是身无分文，这棍子和天书道长你先收好，等小子什么时候攒够了一两银子再来找道长吧！”

灵空费了半天口舌，见少年竟然不为所动，眼见到手的肥羊又要跑掉，再找一个如少年一样肯听他讲半天故事的人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，更不用提眼下离成功只有一步之遥了。随着肚子不合时宜地叫了几声，灵空一边暗骂自己过于贪心，一边又笑容满面地说道：“小哥，先前你贩卖了不少山货，虽然不多，一两银子总是有的。想想你日后飞升成仙，长生久视，难道这莫大的好处还不值一两银子吗？”

原来对方将自己的底都摸清了，怪不得刚才讲得天花乱坠，要不是少年有几分定力，或许早就主动掏光身上的银子给灵空当作布施了。其实少年也明白，倒不是他真的有多深的定力，一是他本来就不太相信神仙之说，天庭毕竟虚无缥缈，见无所见，二是少年深知自家家穷，勉力供他来城中读书已经实属不易，所以今日贩卖父亲山中猎取的山货，总共得了一两银子和几十个铜钱，仅仅够补贴家用，哪里会花一两银子买根棍子和一本不知名的旧书？所以任凭灵空说得天上如何美妙，神仙如何好，都不如少年心中吃饭穿衣和一家人的生活来得真实。

不过好歹灵空也讲了半天，没有功劳也有苦劳，少年心下不忍，看了灵空一眼，道：“三个包子！”

灵空一愣，心中大感失望，这少年也恁地小气，不说他送给他的烧火棍和用来垫桌腿的旧书，光是他唾液横飞讲了几个时辰的神仙之事也最少值五个包子。

灵空伸出双手，嘿嘿一笑，说：“十个包子！”

少年倒也干脆，伸出一把手，道：“五个包子！要就要，不要就……”

“成交！”

告别灵空，踏上回家路途的少年，左手棍子右手书，想想用两文钱五个包子的代价换来的这两个没有用处的物件，不免心疼一番。太平村依山傍水，山清水秀，但几亩薄田只能勉强维持口腹，所以村中大部分孩子都随爹娘劳作，或打猎或捕鱼或耕田，极少人如少年一般有幸，能到临海县城念书。少年自是感激爹娘的恩情，山中孩子从小吃苦，小小年纪就已经深知生活的艰辛，所以都经事多懂事早。

少年懊悔一番，这才想起还没有来得及翻看灵空给他的天书是什么内容。打开一看，蓝底白字的封皮上歪歪扭扭写着两个字：天书！看风格和笔法还真有灵空的





影子。少年随意翻看了几眼，当他看到“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”时不禁哑然失笑，这灵空，骗人的手法也过于拙劣了些，明明是道家，送他成仙的天书，却是一本佛家的《金刚经》！

将书放在怀中，少年又仔细看了看手中的棍子。细瞧之下少年发现大有稀奇，这棍子三尺长，拿在手中沉甸甸的颇有分量，但摸上去又不像铁器，更不是竹子，非金非玉，非石非木，两端一般粗细，细看之下两头还有奇怪的花纹。

咦，怪事，这是个什么物件？少年端详半天，依照他有限的人生经验和见识，最终还是没有弄清手中的棍子到底是什么材质制成的，不过此棍入手温润，轻重适中，用来拨开路边杂草，或是挥舞一番驱赶紧随身后的蚊子，倒也不失为了一件趁手的工具。

这括苍山距离临海城二十里路，其中十多里官道宽阔平坦，少年倒也走得轻快，一路玩耍棍子，一路哼唱不知名的小曲，不知不觉走到了山脚下。此时夕阳西下，少年年轻的脸庞被落日的余晖一照，映得红彤彤一片，竟有说不出的飘逸和出尘。少年身后，影子被夕阳拉得很长，似乎伸向了无尽的远方。

一心归家的少年归心似箭，自然不会留意到身后的影子旁边，有一个细长的影子一直相伴，看上去就像是一根棍子。仔细看的话，奇怪的是，不管少年如何挥动手中的棍子，棍子的影子却一动不动，只是紧紧地依偎在少年的影子旁边。渐渐地，细长的影子一点点靠近少年的影子，似乎是试探，或是害怕，终于在少年一步踏入山林之前，细长的影子好像下定了决心，一闪就跳入了少年的影子之中。

而少年，正兴致勃勃地想象着回家和爹娘说起遇到灵空道长的趣事，浑然没有发觉，自己手中的棍子挥来挥去，在夕阳的映照之下，竟然没有影子！

林中惊见蛇雕斗

走过眼前这片不大的树林，再转一个弯，就是太平村了。少年张翼轸脚步加快，要趁天黑之前赶到家中，省得爹娘为了等他吃晚饭而误了时辰。正是盛夏季节，林中众鸟归林，禽兽回巢，一片繁忙和喧哗。自小见惯了野猪、山兔、山鸡以及斑鸠、四喜、山雀等林中小兽和飞鸟，张翼轸只凭声音和脚步声就知道鸟类

的名字和兽类的喜好。除非遇到老虎一类的大型猛兽，就算是一头野猪，张翼轸也有把握全身而退。

打不过，跑总是跑得掉的。在山上打猎不比在水中捕鱼，只需要身手快水性好就能抓到鱼。陆地上的野兽可比水中的鱼类聪明多了，它们逃跑时甚至还会故意绕圈子来迷惑猎人。不过它们的伎俩在张翼轸面前从不奏效，原因很简单，张翼轸能从它们的眼神和奔跑的姿势看出它们的意图来。

这少年天生就有与鸟类和兽类相通的异禀！

进入树林，少年听得满耳的鸟鸣和兽叫，微微一笑，知道在它们忙碌而纷争的生命中，又度过了一个有惊无险的日子，即将放下一天的疲乏，准备休息一个晚上，明日再去捕食或是被捕食。生命就是一个个不断重复的日子，一成不变中有惊有险，有生有死。

有几只百灵从树上飞下，围绕着少年叽叽喳喳叫个不停。假若翻译成人言，无非是东家长西家短一类的家长里短：灰喜鹊又生了几颗蛋，躲避几日追杀的黄山兔终于还是被大灰狼吃掉了，前日路过的白尾老虎今日再次路过，吓得终日调皮的猴子老老实实地躲在树上不敢下来，老虎却看都不看猴子们一眼，大摇大摆地走了，王者风范一览无余，等等。自然张翼轸并非真正听懂了百灵的话，他从百灵眉飞色舞的叫声中听出了快乐和紧张。这百灵，是林中百鸟中最爱到处说事学舌的，天生就一副伶牙俐齿，喜好传播各种消息。

少年也不嫌百灵聒噪，一边微笑听着百灵诉说一天的奇闻趣事，一边不停地点头，似乎完全听得懂百灵说些什么。少年的迎合让百灵们欢欣鼓舞，更是起劲地聒噪个不停。少年也不烦，权当听一曲百鸟朝凤解解一路的疲乏和烦闷。脚下不停，不多时，就走到了树林深处。

半个月亮爬了上来，照得林中一片皎洁。一条小溪从林间穿过，清冷的月光洒在飞溅的流水上，碎成无数片银光欢呼跳跃。溪水声和百灵的歌唱合在一起，再加上林中各种各样的杂声，树林如往常一样在杂乱和喧嚣中透露出和谐和安逸。

张翼轸沿着小溪顺流而下，太平村前有一条河叫太平河，小溪的尽头就是这条十分宽阔的太平河。不过还有两三里路程，山村晚上吃饭晚，少年心中便不再着急，回头向百灵鸟挥挥手，就让它们早些回巢休息。

一丝不易察觉的危险气息升起，少年回头看时，原先围绕着他叽喳不停的百灵





鸟一个个上下翻飞不停，惶恐不安之余却叫不出声来，眼睛圆睁，死死地盯着前方。

莫非有雕？鸟儿不怕老虎不怕毒蛇，只怕鹰雕一类的猛禽。同时少年也感觉到周身的空气中似乎弥漫着一丝杀机，追随父亲打猎多年，少年已经习惯了警觉身前身后的一草一木。

少年顺着百灵的目光望去，不远处，一雕一蛇正缠斗在一起。这雕生得异常高大，双翅展开足有三米，嘴似刀，爪如钩，目如电，周身羽毛光洁，月光一照竟熠熠生辉。最奇的是，它的一对巨翅竟然全是金色的，通体金黄，浑如黄金打造一般。

而和它缠斗的小蛇，长不过三尺，犹如一条青色的丝带，全身纯净得不带一丝杂质的青色。青蛇在山间林中并不少见，奇异之处在于青蛇从头至尾亮光点点，就如周身围绕着几十只不停纷飞的萤火虫一般无二。

青蛇与金雕相比，身形悬殊巨大，但金雕怒吼声声，左冲右突，忽上忽下不停进攻，声势惊人却并无实质进展。青蛇灵活多变，东躲西藏，竟是一时不败。

雕蛇争斗张翼轸自是见识过，寻常不管是五步蛇或是竹叶青，与大雕相比，通常不是三招之敌。大雕占据空中，速度又快，往往只是一个俯冲就将猎物死死抓于爪下。大雕出爪又准又狠，一爪抓出七寸，任凭再凶狠再剧毒的毒蛇也只得乖乖被擒，再无丝毫反抗之力。

所以少年惊讶眼前的金雕几次飞快出爪，眼看要触及青蛇的身体之际，总被青蛇以不可思议的角度躲过，拿捏之准，速度之快，让曾经也猎杀不少毒蛇的少年暗暗惊奇：这蛇也恁地厉害了些，换作平常如果他打猎时遇到这条青蛇，估摸着几次试探下来，他就会丧命于青蛇之口。

但张翼轸还是看出了端倪，青蛇攻少守多，完全处于下风。只是金雕看上去颇为忌惮青蛇身上的光点，专找光点之间的缝隙下爪，但是这青蛇身上的光点实在太多，所以一时奈何不得。

不过少年眼明心亮，青蛇被金雕逼迫得不停躲闪，看似轻巧实则险象环生，而且青蛇每跳跃一次，身上的光点便暗淡几分。金雕凶狠地攻击了几下，忽然放慢了进攻的力度，每次出爪不再呼呼生风，轻飘飘的似不着力，但速度不减。

青蛇却不敢怠慢，这金雕出爪极快，尽管力度大减，但却不得而知它哪一次出爪是实，哪一次出爪是虚。青蛇不敢拿自家性命赌上一赌，所以对于金雕不管是试探还是全力出爪，都是全力应对。金雕本来占据了上风，如此一来，更是对付青蛇

游刃有余。不多时，青蛇身上的光点便越来越暗，慢慢地，光点也不再如以前一般密实。

张翼轸心下大惊，这扁毛畜生也通灵性，竟也懂得以逸待劳之法，恐怕不出片刻，这青蛇就会丧命在金雕的爪下。猎杀无数毒蛇的少年不知为何，心中却对青蛇生起一丝怜悯。或许是青蛇的幼小和奋力反抗感动了他，自幼备尝生活艰辛的张翼轸，自是深知山林之中弱肉强食，虽说上天有好生之德，但每日之间山林之中被捕食的生命数不胜数。少年也常随父亲在冬季缺粮时上山打猎，也多是猎取野猪、麋鹿一类的动物，对于山兔、山鸡一类的幼小禽兽，尽量放过。

少年恻隐之心即起，当下也不迟疑，四下寻找趁手的家伙，准备助青蛇一臂之力。一扬手，却才想起原来手中一直拿着灵空送他的棍子，不禁失笑。手中就有现成好用的武器，又直又长，比起地上歪扭的树枝可要强上百倍，为何不用？

少年向前迈开一步，感觉一滞，好像冲进了水中一样，身形一晃，一股巨大的阻力扑面而来。少年差点站立不住，忙用棍子支住，才站住身形。这一下，如同打破了一个平衡，身后一直惊慌失措却无法逃窜的百灵鸟如遇大赦，呼啦一声飞得干干净净。

百灵飞走的声音提醒了少年，他才意识到不知何时这山林间静得吓人，不要说众鸟的聒噪众兽的吼叫，就是夏虫的呢喃也消失不见，一片鸦雀无声，犹如一片死林。少年自出生以来便生长在这山林，如此异象见所未见闻所未闻。

咦？怎的这般古怪？难道真的是这一雕一蛇的打斗把山林间的动物们吓成这样？

只是场上形势已经不容少年多想了，耳边传来一声轻微的“嘶嘶”声，只在少年一愣神间，场上形势已然大变：青蛇终究气力不支，身上的光点已经只有七八处，被金雕瞅见空当，一爪抓在尾巴之上。饶是青蛇情急之下急忙甩尾，才没落得个被金雕抓到半空的下场，但被金雕的利爪扫过，尾巴之上顿时显出寸长的伤口，鲜血长流。

少年见状，顾不上多想，踏步向前，口中叫道：“你这雕儿，这蛇这般幼小，总共没有几两肉，吃它也不过瘾，还是放它去吧。”

金雕似通人言，听得少年说话，扭头看了少年一眼，也不理他，张开双爪直朝青蛇的蛇头抓去。少年大怒，道：“好你个扁毛畜生，我好言劝你不听，你当我



好欺负吗？你知道我是谁？我乃是太平村鼎鼎大名的神猎手张翼轸，空手杀过狼，一把柴刀杀过野猪，你小小的雕儿不是我的对手，今日我饶你不死，快快去吧……”

许是张翼轸说得嚣张了一些，又或是金雕嫌他聒噪，竟然放开青蛇，右翅一伸，夹杂着呼呼风声，如树盖一般朝张翼轸扇来。那金雕的翅膀是何等巨大，离张翼轸还有两米之遥，少年就感觉风声如雷，劲力如刀，吹在脸上如刀割般疼痛。

少年心中懊悔，万般没想到这金雕如此霸道，不但丝毫不讲道理，而且还这般力大无比，光是翅膀扇出的大风就差点将他刮飞，这要是打实在身上，不当场毙命的话恐怕也只有半条命了。

张翼轸上山打猎，也曾和父亲一起杀死过一只野猪，但何曾见过如此强悍的大雕。惊恐之余，手中的棍子迎着金雕的翅膀挥出。张翼轸被风吹得睁不开眼睛，心想这金雕翅膀如房屋一般巨大，闭上眼睛也能打住，不过看样子就是棍子打在金雕头上，恐怕也只是替它挠痒罢了。

少年紧闭眼睛，心中叫道：惨了，惨了，这下死了！终日打猎，还是要被猎物打死，也算公平了。可惜爹娘养我这么大，我就这么死了，媳妇没有娶上，儿子没有生，连个香火也没有继承，真真是大不孝！一时之间，少年不知道脑子里胡思乱想些什么。

闭上眼睛的张翼轸，自然不会发觉金雕眼中闪过一丝不屑和蔑视，而一旁的青蛇，竟似人一般垂下了头，眼中流露出伤心和无奈。

耳边却听到“砰”的一声，然后是金雕疼痛难忍的“吱吱”声。劲风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，张翼轸急忙睁开眼睛，只见金雕落在地上，右翅歪斜，悲鸣不已，显然已受重伤。

张翼轸大喜，没想到他一击之力居然重伤金雕。看来是平常上山砍柴练得臂力超人，多干些重活儿原来还有这般好处。一边如此想着，少年一边拖着棍子向前走了几步。

金雕歪斜在地上，见张翼轸走近，惊恐不安摇晃着站立起来，眼睛直直盯着少年手中的棍子，似乎不相信一根小小的棍子就能将它打伤。张翼轸见状，摇摇头说：“不要害怕，我不会伤你，你自行离开就是了。刚才你听我的话就对了，早早跑了，何必受这一棍之苦。”他自幼与山林间动物相处久了，习惯和它们开口交谈，也不管金雕是否听懂人言。

金雕闻言，神态高傲，高高昂着头注视了张翼轸片刻，转身便走。走了几步，突然长啸一声，展翅飞到空中，倏忽间便消失不见，看得张翼轸连连咋舌：这金雕，飞得也忒快了一些，古人讲快如闪电，诚不我欺。

按下金雕飞走不提，张翼轸低头去看青蛇，但见青蛇萎靡不振地卧在地上，身上的光点已经全部不见。走近一看，青蛇的尾巴上点点血渍未干，还不断有鲜血涌出，显然受伤不轻。眼见青蛇奄奄一息，只怕也是活不成了。

张翼轸心中懊恼，原本想要救青蛇一命，一棍打跑了金雕，青蛇却不见得能活过来，却也晦气。叹了一口气，少年就用棍子在溪水旁刨了一个小坑，用手拎起青蛇，打算将它埋掉。

不料手刚一接触青蛇的身子，突生变故，青蛇身子一曲猛地弹起，张口就在张翼轸的左手虎口处狠狠地咬了一口。青蛇一击得手，也不停留，身子一弹，扑通一声落入溪水中。

张翼轸只觉一阵天旋地转，感觉血向上涌，顿时站立不稳坐在地上，暗叫苦也苦也，不想好心没得好报，这青蛇看起来定有剧毒，这一口下去，哪里还有命在？

山村偏有恶鬼行

张翼轸坐在溪水边，浑身酸软，没有一丝力气。偏偏感觉又格外灵敏，从虎口处传来一阵阵火炙般的疼痛，这股烧疼犹如一条蚯蚓，顺着手臂向上，迅速弥漫到了胸口，然后又从胸口冲向小腹，片刻，少年感到连脚底也酸痛起来。

常听人说，中了蛇毒不能奔跑，跑得越快死得越快。少年不明白他坐下不动，这蛇毒怎还如活物般在他身体内转了一个圈，就算是竹叶青的毒也没有这般剧烈吧？

张翼轸长叹一声，罢了罢了，死就死了，谁叫他时运不济，一时心软想救什么劳什子青蛇？只是可怜了爹娘养他长大，却没有来得及孝敬二老便早早死掉，不知道该有多么伤心？还有里正的女儿红枕，会不会也会为他的死而落泪？

这般乱想一通，少年忽然感觉那股灼痛从脚底又返回，经胸口上升到头顶，又从后背降下，回归脚底。如三番，竟是慢慢消失不见了。少年双手撑地，稍一用





力便“嗖”的一声站了起来，浑身精力恢复，不由大为惊讶。

再看虎口之处，只留两个浅浅的白印，哪里还有半点受伤的样子。怪事，真是怪事，天大的怪事呀！

张翼轸挠挠头，百思不得其解。无意间瞥向溪水之中，那条青蛇却是没走，正静静伏在溪水中目不转睛地看着他。见少年站起，青蛇微微颌首，冲少年摇摇尾巴，这才身子一弹，快速地游走了。

张翼轸张大了嘴巴，使劲揉揉眼睛，莫非中了蛇毒神志不清，刚才分明是青蛇在冲他点头。见识过无数动物的少年，一时也不清楚青蛇是真的冲他点了点头，还是他一时迷幻花了眼。

愣了片刻，抬头看到越升越高的月亮，少年一拍脑袋暗叫不好，时候不早了，可不能让爹娘等他太久。他急忙捡起棍子，发现棍子旁边有三根金色的羽毛，精美无比。是了，应该是被打了一棍的金雕的羽毛。少年弯腰捡起，顺手放到身上，又匆忙整理了一下衣服，急急顺着小溪一路小跑回家。

这一跑，张翼轸才恢复了灵觉，猛然间听到山林间喧嚣一片，刚刚消失的各种鸟兽的声音似乎突然间全部回来了，四下一片生机盎然。少年顾不得去想其中的怪异之处，只顾低头脚不离地地一路狂奔。

待少年走了许久，林间的霸主白尾虎才战战兢兢地从隐藏的山沟处探出头来，惊恐未定地四下张望一番，确定金雕和青蛇完全离开了，这才一步一挪地露出整个身子。白尾虎先是慢慢四下转了几圈，发现林中恢复了原先的生机和平静，一颗紧张的虎心终于放到了肚子里。

林中之王觉得刚才担惊受怕的样子太有损王者风范，就将身一纵，跃上一处山头，准备仰天长啸一声，重振虎威。不料一阵风吹来，吹过青蛇流在地上几乎风干的血渍，淡淡的血腥气被白尾虎嗅到，一股巨大的压迫和恐惧感袭来，白尾虎再也顾不上林中之王的姿态和风度，狂叫一声，头也不回地落荒而逃。

不知道如果少年得知在他棍击金雕之前，林中所有猛兽都如同见到平生最恐怖的敌人一样，惊恐之下个个伏在隐蔽之处，莫说逃跑，站都无法站起，见此情景的少年，还敢初生牛犊般冲着金雕举棍便打吗？

林间的无名小溪曲曲折折一路向东，深不过一米，却不知有几十里长。到了山脚下小溪突然拐了一个弯，流入了一条百米宽的河流。河流对岸，一个村庄依山傍